

大師與校花 (二)

● 戚宜君 (本誌特約撰述)

好事祇愁天妒我

民國十六年元月十四日，農曆尚且是民國十五年的臘月十一日，上海的天空彤雲密布，郁達夫與王映霞初次在孫百剛的家裏見面。

先幾天，郁達夫在內山書店遇到了留日同學孫百剛，兩人多年不見，倍感親切，除了互道近況外，並殷勤約定擇期再行會面傾談。

孫荃在北平冒着風雪，寄了一件皮袍子給上海的他，郁達夫穿在身上，通體暖和之餘，對孫荃十分感激，心想這個小脚老婆，實在遇到無比。不但溫暖了他的人，也溫暖了他的心，曾在日記上寫着：「心裡只想法子，如何報答我的女人，我可愛又可憐的女奴隸。」想不到只隔了一天，在他遇到王映霞以後，便立刻忘記了孫荃，他又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我的心被映霞攪亂了，南風大，天氣却溫和，月明風暖，我真想煞了映霞，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，此事當竭力進行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。」

祇不過是一夜的工夫，郁達夫的一顆心，便從他可憐的女人身邊轉移到王映霞的身上了，

他實在是一個善變的人，至少在情感方面是如此啊！

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初次見面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那天郁達夫洗了澡，換上孫荃寄給他的皮袍子，興緻勃勃的前往法租界的馬浪路尚賢坊去拜訪孫百剛，蹦蹦跳跳的沿着扶梯上樓，一路喊着孫百剛的名字，孫百剛把他迎入室內，爲他介紹了自己的太太掌華，又爲他介紹了同住一起的王映霞，那天王映霞穿了一件織錦旗袍，豐腴的胴體，玲瓏的曲線，明艷的臉龐，勾人魂魄的大眼睛，使得郁達夫大有驚才絕艷之感；雖然是在隆冬的氣候裏，額上竟然冒出汗珠，王映霞笑容可掬的伸出手來，郁達夫滿臉紅暈幾乎忘了同她握手。

本來是坐坐就要走的，郁達夫却挖空心思與王映霞大談杭州風光以及王二南先生的詩文，歸結到「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，好生眼熟」；王映霞沒有接腔，孫太太只好打着圓場說：「也許是在杭州什麼地方碰到過吧！」

眼看到了中午，孫百剛交代他太太準備酒飯，郁達夫却表現出非常興奮、起勁、豪爽、周到

的模樣，把大夥兒一同邀到南京路的新雅飯店去吃午飯，吃過飯後又一齊到卡爾登去欣賞電影，出手闊氣，迥異往昔作風，孫百剛還以爲郁達夫發了財呢！

看完電影又在街上閒逛了一番，最後又到陶樂邨去吃晚飯，大家嘻嘻哈哈的都喝了不少酒，最後郁達夫用日本話對孫百剛說：「近來我寂寞得像是在沙漠中獨行，滿目黃沙，風塵蔽日，前無去路，後失歸程，只希望有一片綠洲會在眼前出現，老孫，你看有這個可能嗎？」

孫百剛凜然而驚，心想：「莫非他是看中了王映霞麼？」繼而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認爲郁達夫已近中年，明明知道王女是杭州書香人家的千金小姐，而且郁達夫已經有了老婆，怎麼可能興起這種無聊的癡妄妄念呢？

孫百剛沒有正面答覆郁達夫的問題，祇是說：「今天已經很累了，也很晚了，感謝你的盛情，隔天再聚吧！」於是郁達夫叫了汽車把他們送回尚賢坊，並一再表示：「今天痛快極了。」

王映霞在學生時代，就已經醉心於郁達夫的作品，此刻面對這位心儀已久的大作家，先就有

了幾分崇拜的意念，加上郁達夫的殷勤態度，使得這位杭州美人受寵若驚，不免為之怦然心動。第二天傍晚王映霞便乖乖的應邀與郁達夫單獨外出，先逛天韻樓暢玩，再到四馬路豫豐泰酒館晚餐，席間眉目傳情，兩個人的心裡都是熱烘烘的，郁達夫先是為王映霞挾菜勸飲，到了後來王映霞也含情脈脈的替郁達夫斟酒遞茶，表現得十分貼切呢！

此後，郁達夫幾乎是三天兩頭的往尚賢坊孫家跑，起初幾次去時，總是找一些理由，或說在附近看朋友，順路來此；或是拿幾本新出版的書籍送給他們，後來實在無話可說，索興一進門就高聲朗吟道：「出門無知友，動即到君家。」反正孫家也習慣了，如果那一天郁達夫沒有前來報到，反而覺得像是少了一些什麼似的。

每次郁達夫到了孫家，便談笑風生，使得滿室為之意興盎然，除外出餐飲、逛街、看電影外，有時他們也湊成一桌麻將，郁達夫坐在王映霞上家，老是放一些好牌過去，王映霞和到一副大牌，郁達夫比自己和大牌還要開心。孫百剛夫妻看在眼里，既覺得十分肉麻，又認為他們兩人如果認真起來，實在太為不妥。

當時，郁達夫已經三十二歲，這個年齡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小伙子一個嘛，然而在六十多年前，三十多歲已經是兒女成行，事業有成的中年人了；而王映霞尚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，兩個人年齡相差懸殊，而且郁達夫業已有了妻室，將來如何擺平，更如何向王二南先生交代，都是孫百剛十分頭痛的事，因此，在基本心態上，他對郁

、王的戀情是抱着排斥的態度的。

客觀的排斥因素，不但不能阻止戀愛步調的進行，反而經由刺激或壓力，更易拉近男女雙方的距離。在往後的日子裏，孫百剛懶得同他們在一塊兒攪和，正好兩人樂得雙雙外出喝酒聊天，散步逛街，彼此情感也就快速的昇高到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」的地步了。

他們認識一個星期之後，適逢王映霞的生日，郁達夫特別到江浙菜館王寶和那裏，訂了一桌上好的酒席，並提着兩瓶「女兒紅」醇酒，在晚餐時分到了孫家。

孫太太提高了寧波嗓門道：「噯唷！我說郁先生啊！這是什麼話？你來吃飯儘管請過來好啦！何必要買酒叫菜，蜻蜓咬尾巴自吃自呢？我們無論怎麼窮，也不至於窮到來個客人無餚無酒吧！」

郁達夫連忙陪着小心說：「大嫂啊！你這樣說法就使我難為情了。我因為時候不早，恐怕你們來不及預備，經過菜館就順便喊了酒菜，大嫂千萬不要介意啊！」

這是前幾天王映霞與郁達夫單獨外出時，無意間說出了臘月二十二日是她的二十歲生日，郁達夫便暗暗的記在心裏；如今喊來了豐盛的酒菜，孫太太自然有點兒意外，但是王映霞心知肚明，只是默不作聲的笑領了郁達夫的隆盛情意。正確說來，郁達夫初識王映霞的那天，伊人尚不滿十九歲呢！

這一晚北風怒吼，窗外飄着雪花，大家吃酒直至深夜，郁達夫用膝頭碰了碰王映霞，從桌上

遞過去一份生日禮物，王映霞接了過去，臉上漾出了濃郁的笑意，瞟過來的眼神，幾乎使郁達夫當場暈倒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孫百剛趁郁達夫尚未出門時，便跑到上寶三路去找他，劈頭便說：「達夫！我今日一早專程前來勸你，無論如何要克服近日來的衝動。你如果要同映霞結合，必須先毀棄了到如今為止，尚稱是安寧、平靜、快樂圓滿的家，這對你是很大的損失啊！感情是感情，理智是理智，我們差不多都是快近中年的人了，寫小說不妨不顧一切，熱情奔放，論到現實的切身大事，總應該用理智去衡量一番。同時，你也得替映霞設身處地的想一想：以她的年齡、人品、家庭、學識，當然很容易找到一個比你更合適的對象；她何必要一個已經有了家室，必須毀滅了原有的家室再和她結合的男人？你倘若若是愛她的，就應該顧全到她的幸福，你以為對嗎？再有一點就是你倆年齡相差過大，冒然結合，一時即無問題，日久終有影響；我以清醒的旁觀者的地位對你忠告，希望你鄭重考慮。我明知道你對她一見鍾情，緣由前定，巫山滄海，斷念為難；但事關你的家庭，你的前途，做朋友豈可知而不言，言而不盡呢？」

郁達夫那裏聽得進去，又經過往返的辯駁，最後郁達夫索性塞起面孔說：「百剛！多談無益，讓事實來證明一切吧！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險，同時也是我生命的昇華，我們再見吧！」毫無轉圜餘地的下達了逐客令。

孫百剛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尚賢坊，總覺得自

已有監護王映霞的責任，於是不願嫌隙的對王映霞說：「最近達夫對你的瘋狂追求，你應當知道了吧！你的意思到底怎麼樣？」

王映霞羞紅上頰，最後還是說出了：「起初覺得好玩嘛！後來我看他好可憐喲！」

孫百剛接着剖析道：「達夫已經是有妻子、有兒女的中年人了，他對於你的愛慕，雖然是出乎真情，然而多少總是不健全、不正常的，你不能輕易接受他啊！」

王映霞抿緊了嘴唇，良久才迸出了一句：「我當然不會馬馬虎虎答應他的！」

所謂「不會馬馬虎虎答應」，無非要郁達夫和孫荃離婚，然後再正式把王映霞娶過門去。孫百剛認為「何必一定要毀棄人家的家庭呢」？因而希望王映霞斷然拒絕郁達夫的追求，以她的條件，大可從容不迫的選擇更好的對象。

王映霞就心倘若斷然拒絕了郁達夫的熱烈追求，以情勢來看，很可能造成意外事件，內心已經動了不忍之心，因此感到左右為難。

迫於孫百剛的義正辭嚴，王映霞頓時陷入苦惱之中，於是找了一些藉口，便匆匆搭車回到杭州去了。這樣也好，孫百剛認為郁、王的相識是在他的家裡，使他有一種竭力要挽回悲劇的使命感；再說如果快速的發展下去，總覺得對父執輩的王二南先生不好交待；還有一層潛在的心理，就是要設法維護雖然不識，但却是同宗的孫荃的權益。

臘鼓頻催聲中，王映霞回到了杭州金剛寺巷七號的家裏，家庭的溫暖暫時忘記了上海的一切

，她要趁這段分離的日子，來重新評估郁達夫，並釐訂而後的行動方針。

郁達夫聽說王映霞要回杭州的消息，曾經趕到火車站，希望見到她後，親自送她一程，也好在車中暢談一切；不料在松江車站守候了兩個多鐘頭，始終沒有見着伊人的倩影，索興買了車票直達杭州，打算等候王映霞抵達杭州後，藉她迎上前去，也好給她一個驚喜，但是左等右等，始終踪跡杳然。晚上在湖濱旅館住下，第二天又立在雪地裡等了大半天，寒風刺骨，雪花飄墜衣襟，實在熬不住了，遂乘夜車返回上海。

其實王映霞業已平安抵家，糊里糊塗的郁達夫與王映霞交往多日，竟連她家在杭州的地址也不會記下來，否則既然已經追蹤到了杭州，大可以直接前往金剛寺巷七號一探究竟，也免得心中七上八下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伊人離開了上海，郁達夫像是斷了線的風箏，飄飄蕩蕩，不知伊於胡底？他在日記上寫道：「我原以為戀愛是針砭懶惰的藥石，誰知道戀愛之後，懶惰得更加厲害，只想和心愛的人在一塊兒，什麼事情也不想幹了。」

除夕夜，郁達夫在滄州旅館開了一個房間，朋友周靜蓀夫婦及徐氏三姊妹一齊前來沐浴，一直洗到午夜，然後傾談竟夕。當時的上海居家的衛生設備尚差，想要沐浴不是到澡堂，就是得要到設有套房的旅館開房間了。

見不到王映霞的日子，郁達夫什麼事情也懶得去做，不是找朋友聊天、喝酒、打牌，甚至還獨個兒召妓並至燕子窩吸食鴉片，再不然就是到

尚賢坊一帶往返躑躅，以尋覓往日的甜蜜記憶。

郁達夫開始咒罵王映霞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那個女人實在是下等動物，只看到金錢、名位、虛空的榮譽，我以後決定不再和她交往了。」又說：「從此斷絕煙酒，斷絕如蛇蝎般的婦人們！」

在極度的空虛落寞中，郁達夫想起了此刻在北平的妻兒，一個多月來竟然不曾想念過他們，實在是罪過無比；此刻如果孫荃在上海，郁達夫一定會緊緊的抱着她痛哭一場，並請求她的饒恕。

但是遠水難救近火，想來想去又回轉到近在杭州的王映霞，於是他披衣挑燈，給王女寫了一封情致綿綿的長信，第二天硬着頭皮向孫百剛處討了她的地址寄了去，決定在新正回返杭州探望伊人。

孫百剛誣說王映霞和徐鈞溪已經有了婚約，郁達夫將信將疑，因而在致王映霞的信上便大談結婚是爲了情愛，而不是找一張長期飯票，天天作飯、洗衣、袒胸哺乳而作家庭的奴隸。

王映霞回信來了，話說得冠冕堂皇，字裏行間看不出有一絲絲的情意成份，並且說郁達夫要去杭州看她的動機是不應該的；使得郁達夫大爲光火，大罵王映霞不是東西，於是拼命的抽煙、喝酒，到街上漫無目的的閒逛，他此刻萬念俱灰，幾乎想到不如一死，也好一了百了，免得再受失戀的痛苦折磨。

郁達夫病了，夜間咳嗽得厲害而難以成眠，又寫了一封長信給王映霞，平心靜氣的檢討他們

中 認識的經過，以及雙方中間的癥結所在。他坦白的指出：「第一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，相互的感情是當然不能發生的；第二我自己的手采不揚，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，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；第三我的羽毛不豐，沒有千萬的家財，沒有蓋世的聲譽，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接受我的催眠和暗示。」

這一封信的確寫得非常誠懇，信末並說：「這一回的事情，完全是我不好，完全是我一個人自不量力瞎闖的結果。我這一封信，可以證明你的清白，證明你的高尚，你不過是一個被難者，一個被瘋狗咬了的人。你對我本來並沒有什麼好惡之感，並沒有男女私情的；萬一你要證明你的清白，證明你的高尚，有將這一封信發表的必要的時候，我也沒有什麼反對的抗議。」

看樣子郁達夫是決定到此爲止了，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他不過是使用欲擒故縱的手法罷了，骨子裏對王映霞的追逐步調，並沒有放鬆下來。

十里洋場風雨情

王映霞在杭州家裏過了農曆新年，便又來到了上海，這次她寄住在同學陳錫賢宿舍裏，陳女是她杭州女師的同學，此刻在白克路坤範女中任教。

王映霞寫了一封短信，約郁達夫到尚賢坊孫家去會面，滿以爲伊人仍在杭州，想不到立刻就可見面，郁達夫興高采烈的如約前往，詎料不到一個月的分離，兩人竟然突然陌生了起來，對坐

窗前好久好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也許是能在人前所說的話都已經說完了，而不能在人前所說的話，當着孫百剛夫婦又覺得不大方便，因此便沉默了下來。

臨走時，王映霞寫了一個坤範女中的地址，並悄聲道：「以後有事可以寫信來！」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時序已經進入初春，天氣仍然很冷，郁達夫又跑到尚賢坊孫家，聊天喝酒，並約了隣居太太打牌，直到黎明；郁達夫就在往日王映霞睡過的床上蒙頭大睡，似乎可以嗅到伊人所留下來的芳香，心中有一種溫馨而奇妙的感覺。

郁達夫約了王映霞隔天在霞飛路相見，好不容易等到她來了，他們相借到江南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，準備長時間傾談一番。窗外春寒料峭，室內十分暖和，兩人從午後兩點多鐘談起，一直談到五點鐘左右，隨後又轉往四馬路酒館去喝酒，接着又到快活林去吃西餐，一直到八點多鐘才又回到江南旅館，又談了些時候已經夜深了，坤範女中地處偏僻，王映霞教郁達夫送她到尚賢坊孫家過夜。

臨行郁達夫原本是要親吻一下王映霞的，不知爲什麼，老是鼓不起勇氣來，一直到了孫家門口，郁達夫心口還是跳個不停，王映霞伸出柔嫩的手，郁達夫如癡如醉的握了好久。回到江南大旅社，郁達夫洗了澡坐在王映霞坐過的安樂椅上，夜已深沉，了無睡意，想起日間王映霞所提出的條件，如果想要同她結合，必須拋棄妻子，甚至背叛社會與家庭，這個代價太大了，內心不免

惶恐了起來；既而又想起孫孫那種孤獨無助的神情，不禁流下淚來，但是當王映霞豐美的胴體及澄亮的眼神浮現在他的腦際時，他那個小腳老婆的影子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

一大早便跑到尚賢坊孫家，王映霞剛剛起床，穿了一件短薄的棉襖，頭髮蓬鬆尚未梳理，但是看在郁達夫的眼裡，却另有一種誘人的美態。由於孫太太生病，王映霞義不容辭的要留下來照顧，郁達夫只好施施然的走了。

郁達夫約王映霞在先施公司會面，並在樓上東亞飯店開了一個房間，打算如果氣氛對路，一定要吻她一吻，想不到王映霞居然未曾赴約，郁達夫失望極了，像個沒頭蒼蠅似的到處亂闖，晚上在旅館裏寫了一封信痛罵王映霞，並準備和她絕交。

陰曆二月二日是龍抬頭的日子，天氣晴爽和煦，陽曆已經是三月五日了，這天一早王映霞像是一陣暖風似的飄然而至，這是伊人第一次到他的住處，兩人一見，日昨的失望與憤怒，都一骨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從早上九點談起，一直談到上燈時分，他兩到屋頂花園去觀賞上海夜景，天上有星，夜風吹起了王映霞的秀髮，郁達夫趁勢把她抱在懷裏，王映霞像個小貓咪似的任由他撫弄着秀髮，親吻着臉頰，郁達夫心想：「佳人已入懷抱，生死相隨已是意料中的事了。」當天夜裡送王映霞回去以後，郁達夫快樂極了，也滿足極了，在燈下寫了一封信給王映霞，說什麼「決計照你囑咐做去，此心耿耿，天日可表，對你只有感謝和愉悅，

若有變更，神人共擊。」信末並附詩兩首云：

朝來風色暗高樓，借隱名山誓白頭；
好事祇愁天妒我，為君先買五湖舟。

龍鶴家世舊門庭，鴉風迤隨愧穢形；
欲撰西冷才女傳，苦無椽筆寫蘭亭。

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方式，不是柔間濮上，花前月下那種清幽的境界，而動輒便是喝酒、打牌、看電影，再不然就是窩在旅館的房間裏談天；事實上孤男寡女，一個是情場老手，什麼事情都作得出來，一個則是雲英未嫁，但似乎並不排斥單獨相處的時間及狀況；因此當他們又相約到世界旅館，關上了房門以後，郁達夫張開雙臂，王映霞便像是小鳥似的投向他的懷裏。

窗外春雨綿綿，兩人緊緊的抱在一起，滾在床上上斯探，郁達夫第一次吻了王映霞，王映霞熱烈的回應着，邊吻邊談，有一次長吻竟達半個鐘頭之久呢！

郁達夫興奮莫名，認為他與伊人的靈魂已經溶化在一起了，遂決心戒煙、戒酒、努力工作；並決定為伊人安排，想要讓她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深造，然而王映霞已被愛情衝昏了頭腦，對於升學一事，絲毫沒有興趣。

有一天王映霞到郁達夫的宿舍來，無意中翻看了桌上的日記，上面除了源源本本的記載着他倆交往的一點一滴而外，還有一些其他女人的名字，像是一位叫徐之晉的就是記載最多的一位，王映霞妒火中燒，發了好大的脾氣，認為這樣的男人，簡直就是用情不專的色狼型人物。

孫荃在北平分娩，產下了一個兒子，取名天

民，郁達夫掛念不已，這廂王映霞又在要她的大小姐脾氣，郁達夫進退失據，實在是痛苦極了，幾度想要一死了之。

春光爛漫中，郁達夫寫了幾封長信，向王映霞解釋兼道歉，終於又獲得了伊人的諒解，再重新赴他的約會，又是逛街、吃館子，然後鑽進大東旅館的房間裏，兩人緊緊的抱在一起，混雜着悲哀與狂喜、失望與野心的情緒，過了一夜，各嘆命運之乖薄，不禁流下了眼淚。

趁着和暖的氣候，兩人曾經到吳淞去看海，到龍華去賞花，也到過聖約翰大學寬闊的校園中去散步；一邊擁抱着心愛的女人，享受着甜蜜的戀愛滋味，一邊却不停的想遠在北平，呻吟在產褥上的小腳老婆，郁達夫的心情形成了兩個互相衝突的極端。

畢竟是結髮夫妻嘛！一接到孫荃從北平寄來的快信，郁達夫知道她產後需錢孔急，連忙東拉西湊電匯了兩百元交給她，並把妻兒的苦況告訴了王映霞，王映霞一反常態的為孫荃母子抱不平，並數落郁達夫不該不負責任到如此地步，郁達夫竟然放聲大哭了起來。

王映霞心想：「就這樣天昏地暗的整天同郁達夫膩在一起鬼混，吃吃喝喝，玩玩樂樂，終久不是辦法，所談的問題翻來覆去還是那些老問題，情感業已到達白熱化了，再進展下去，勢必要賠上自己的身體與清白了。」再次回到上海與郁達夫交往，轉瞬間又是一個多月了，她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問題，又因為思家心切，更重要的是她要靜下來再度仔細的考量一番，於是便決定回返

杭州了。

郁達夫陪王映霞買了一些衣物及點心之類的東西，四月三日清早送她到南站，九點多鐘火車開行之前，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兩人又抱在一起長長的親吻，周圍的旅客都看得目瞪口呆，在六十年以前，他們這種大膽的作風，雖然是在十里洋場的海上海，仍然是太過新潮了點兒。

西子湖上春意濃

杭州西湖，鍾靈毓秀，風光旖旎，甲於全國。環湖三十里，有山有水，名勝古蹟，俯拾皆是；寓登涉於觀賞，渾不覺勞，容知已於一舟，更得湖中清趣。

無景不畫，隨處皆詩，晴雨月雪，盡態極妍。白居易有詩云：「未能拋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為此湖。」蘇東坡也有詩云：「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粧濃抹總相宜。」郁達夫心想：「與王映霞相識相戀，始終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打轉兒，屋宇櫛比，車水馬龍，使人變得庸俗不堪，何不在山光水色中，伴隨伊人，歸真返璞，也許可以使他們中間的愛情品質，昇華到另外一層清純的境界呢？」

於是在王映霞離開上海以後，郁達夫便決心前往西子湖畔小作勾留，於是拆牆一切，由海路乘船於四月十四日黎明時分到了杭州。離開上海時陰雨綿綿，而杭州却是天朗氣清的三春佳日，不覺精神為之一爽。

估量着他們在上海的相識與相戀，杭州的王家必然聽到了風聲，一個詩禮舊家如何能够平白

的接受一個有妻兒而且一事無成的中年人呢？想像中必然是不受歡迎，嚐到閉門羹，甚且被辱罵一場掏出門來，都是很有可能的結果。

然而，既然來了杭州，總不能退縮回去啊！於是先在西湖飯店訂妥了房間，休養生息了一個下午，趁暮色蒼茫中，來到了金剛寺巷七號王家，心想：「倘若被趕了出來，也好藉暮色的掩護，不至於使自己過份難堪。」

天下事往往有事出意外者，郁達夫到了王家，王映霞的母親却笑容可掬的把他讓到客廳落坐，王映霞的兩個弟弟一個名叫葆桐，一個名叫雙慶，震於他的文名，表現得十分崇拜與熱絡，郁達夫喜出望外，心中一塊沉甸甸的大石頭也就放了下來，然而他所探望的人兒却外出未歸。

初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，當然不好坐得太久，幾度起立告辭，都被王母好心的留住了。心中焦急，如坐針氈，好不容易等到王映霞回來，兩人小別重逢，心情格外愉悅，暢談至深夜，決定翌日邀他全家，遊覽西子湖上的明媚春光。

惟一不放心的是尚未見到王家的真正主人——王二南，這位年已七十五歲的舊日名士，不知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樣，歡迎他這位不速之客呢？

好在第二天一早郁達夫懷着忐忑的心情再到王家時，他所耽心的謎底很快的便揭曉了。童顏鶴髮，藹然可親的王老先生同郁達夫談得非常投緣，眼看將近晌午，便約了王家大小一齊前往西湖邊上的三義樓午餐，大夥兒笑逐顏開的吃得十分高興，飯後再到西湖飯店稍事休息，便開始遊

湖節目。

這天是農曆三月十四日，正是江南鶯飛草長，百花爭妍的季節，暖陽普照，湖水漾綠，他們經三潭印月，一路步行經劉莊至西泠印社，又爬上了孤山，折回至杏花村吃了點心，返抵湖濱公園已經是暮靄四合了。

緊接着又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，郁達夫與王映霞由湖濱坐上公共汽車直達靈隱，在一家素食館子裏用過午飯，又轉坐黃包車前往九溪十八澗。

沿途青山疊翠，流水潺潺，松杉夾道，溪澗開滿了紅紫相間的蝴蝶花，理安寺前，溪水瀟瀟，石橋古樸，郁達夫與王映霞坐在橋墩上，仰視白雲悠悠，諦聽林谷鳥鳴，遊人不多，天地彷彿盡為兩位戀人所有。

郁達夫意興過飛的說：「此刻我就是天上的玉皇。」說罷緊緊的擁着王映霞親吻。

王映霞笑瞇瞇的接腔道：「那麼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書仙了。」她為什麼不說是玉皇大帝的皇后呢？想來在她內心深處對於兩人的未來，仍然存有許多疑慮的吧！

王二南主理杭州育嬰堂事宜，經常住在堂內，下午回來的時候，他們特別繞道至育嬰堂探望他老人家，相談甚歡；這一晚郁達夫便登堂入室的住進了金剛寺巷的王家，王映霞把自己的床鋪讓給了郁達夫，去和她母親擠在一床。

翌日，郁達夫與王家大小一齊前往靈隱寺遊覽，此寺已建成千餘年，形勢幽勝，香火不絕，山門口有大肚彌勒佛栩栩如生，照壁上鐫有「咫

尺西天」四字警語；附近已形成一個小小的市集，酒肆櫛比，市帘招展，軒閣臨溪，氣氛幽雅。他們在面對飛來峯的酒樓中吃了中飯，便至名勝景處攝影留念，而後轉往玉泉、雷峯等處，郁達夫與王映霞一家人，都玩得非常開心，彼此的關係一下子便拉近了許多，晚飯時郁達夫與王二南喝了不少酒，談得也十分投緣。

酒後興緻勃勃，郁達夫又約了王映霞到金剛寺前空曠之地去談心，正是農曆三月十六日的夜晚，一輪皓月灑滿一地銀液，沐浴在柔美的月色裏，人也變得玲瓏起來了，兩人娓娓清談，直至夜闌人靜。

連日來的遊山玩水，老人家們已經疲累不堪，說是要在家裏休息進補，王母到市場中買了一隻大肥鴨及豐盛的菜菓，這天中午做得熱騰騰的肥鴨上桌，王二南不在，王映霞的母親同郁達夫談了許多女兒將來的話。飯後年輕人不甘寂寞，又一齊到靈隱寺去攝影，一直到向晚五點多鐘才到岳墳搭船；船行湖中，荷葉田田，游魚可數，王映霞同郁達夫坐在一起，船搖得很慢，俄而飄落絲絲的細雨，雨中湖山，別有一番迷濛的景象，回到金剛寺巷，天色已經昏黑了。

臨睡之前，郁達夫告訴王映霞說：「杭州一週，快慰平生，賞心樂事，莫過於此，感謝卿家的安排，不知何以爲報！」

王映霞已經換了睡衣，坐在床沿上同郁達夫聊天，聽他如此說話，不免意味着即將別離，於是什麼話也沒有說，抱住了郁達夫送上了一個長吻，據郁達夫事後在日記上記載說：「那是我和

她相識後最爲消魂蝕骨的一次長吻，忘記了時間，也忘記了這個世界的存在。」

四月十九日早飯後，郁達夫冒雨前往杭州車站趕車，等候了三個小時，火車不開，只好仍舊回到金剛寺巷王家，整天細雨淅瀝，頓覺百無聊賴，夜裏本來是要等待王映霞前來溫存親吻一番的，不料左等她不來，右等她也不來，不知她究竟在忙些什麼。夜已深沉，只聽得外廂王映霞提高了嗓門喊道：「娘！我先睡了。」似乎是在告訴郁達夫，不要癡癡的等了。

女人真是奇怪的動物，一忽兒熱如火，一忽兒又冷若冰霜，不管如何杭州一星期來，已經積累了許多甜蜜愉快的記憶，回到上海以後，可以慢慢的咀嚼回味；住久了反而有所不便，幸好第二天火車按時開動，郁達夫才從山明水秀的杭州，回到了喧囂吵雜的上海。

郁達夫到了上海立即發了一封快信給王映霞說：「你們一家人自老祖父起，一直到雙慶爲止，對我都十分要好，我心中感激萬分，此信到後，先請你遞給他們看一看，好表明我的謝意。」

過了幾天，王映霞收到嘉興二中附小的聘書，轉在嘉興任教去了，郁達夫每晚抱着她送給他的黃花枕頭，好夢連連，相思綿綿。

海誓山盟訂白首

民國十六年六月五日，農曆是五月初六，也就是端陽佳節的第二天晚間，郁達夫與王映霞終於戀愛成熟，假杭州聚豐園酒樓宴客，舉行文定之慶。

原先孫百剛就已經不贊成這樁婚姻，後來眼看阻止不了，而且王家老小又表現得頗爲中意，孫百剛也就懶得管這檔子閒事了；另外郁華是十分反對他這個浪漫成性，而又不負責任的三弟與王映霞交往，更因爲要衛護同住北平的弟媳孫荃的權益，不知寫了多少信去告誡郁達夫。當時郁華已由外交界轉任司法官，按照法律條文規定，直斥如果一意孤行，是要犯重婚罪的；然而當時正值新舊交替時代，這種停妻再娶的例子多的是，何況當事人不提出告訴，別人瞎嚷嚷也沒有用；郁達夫算定了他的小脚老婆不至於與他對簿公堂，因此對於長兄的警告，根本不會放在心上。

改行繼承祖業懸壺濟世的郁家老二郁浩，經常往返於上海、杭州及富陽老家，亦曾多次規勸郁達夫不可拋棄妻兒另結新歡，更不可不顧及宗法社會的非議。郁達夫滿以爲二兄近在咫尺，可以代表郁家家長，主持訂婚喜宴，不料郁浩却寫了一封信說「來不來不一定」，這是什麼話，怎麼會來不來不一定呢？

郁達夫氣急敗壞的乘汽車回到富陽老家，見了母親欲哭無聲，欲訴無語，郁母也蒼老了許多，懶得同這個不孝的兒子囉嗦。他四處尋找二兄，說是下鄉爲病人診病去了，始終沒有見着二兄的面。

郁家的成員及親友，幾乎全部反對郁達夫及王映霞的相戀及結合；而王家從老到小，却都笑哈哈的樂觀其成。試想：在六十年前那個時代，號稱書香門第的王家，硬把如花似玉的黃花大閨

女送人作妾，實在令人驚訝他們所秉持的禮教尺度、道德觀念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標準？

訂婚那天，清晨便烏雲密布，俄而下起雨來，郁達夫執心天公有意爲難，心中着急得很；所幸午後天氣放晴，郁達夫想着二兄還是會來的，因此踱到湧金門去，等到從富陽前來的公共汽車。好不容易盼來了二兄郁浩，郁達夫喜出望外，這樣在訂婚儀式上，郁家總算有了一位「家長」出面，在形式上不至於太過難堪。

這天晚上席開五桌，男女雙方的家長是郁浩及王二南，介紹人是周天初與楊掌華，周天初是王映霞的圖畫老師，楊掌華是孫百剛的夫人；按理介紹人應該是孫百剛夫婦才名符其實，由於孫百剛不肯來參加這場他不贊成的喜宴，因此才請了周天初來湊數。

席間到了男女賓客四十餘人，大家都要求郁達夫與王映霞報告戀愛經過，郁達夫喝了些酒，面孔紅紅的一迭連聲的說：「我來報告！我來報告！」

王映霞生怕這位浪漫而又新潮的女人，太過於口無遮攔，因此搶過來說：「還是我來說吧！」

大家聽說這位杭州美人願意親自現身說法，莫不大爲高興，都想聽聽她的說法。於是王映霞慢條斯理的說：「在杭州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就他的小說，覺得他寫的太浪漫了，那時我的思想還比較守舊。當我們第一次在孫百剛先生家裏相見時，孫先生介紹說我一向很景仰他，我禁不住抿嘴笑了。實在談不上對他有很多敬仰，祇不

過是一種恭維應酬之詞，但是達夫却當起真來。好像那天他本來是坐坐就要走的，不知爲什麼却同我大談我祖父的詩文，後來還興致很高的強邀我們外出吃飯、看電影，就這樣我們就熟了。」

大夥兒七嘴八舌的嚷着：「不行！不行！祇不過講了一個開頭。」王映霞說：「而後就是一塊兒逛街呀、吃飯哪、看電影啊、坐咖啡館啦，反正你們知道的嘛，在上海那種熱鬧的地方，男女交往，千般一律都是那個樣子而已。」

郁達夫按捺不住，幾次想要加以補充，王映霞生怕他說出他們經常窩在旅館房間裏談天或親吻的事來，所以屢屢加以阻止，郁達夫悄悄的湊近王映霞的耳朵說：「我要說說杭州遊湖的事嘛！」

王映霞笑着說：「好好，你說你說呀！」郁達夫十分感性的敘述了他們的交往經過，並特別強調春間與王家大小相處一週，天天徜徉於西湖上的快樂時光，遂奠定了他們情感的堅實基礎。「說得文縷縷的，根本不像是他平日爲文及作人那種放蕩不羈的作風，有些人聽得津津有味，有些人嫌他過份矯飾而略嫌不耐，於是又有人起鬨，說是要一對新人來一次長吻。」

這原是郁、王二人習以爲常的動作，但是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當着親友長輩，反而有些忸怩起來了。人就是那樣奇怪的動物，越是他們不好意思，便越發使大家感到莫大的興趣，於是在衆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開鬧下，郁達夫紅着臉親了王映霞，王映霞雙手摀住臉龐，半天不肯拿下來。這一切的舉動把喜宴的氣氛帶向了高潮，大

家開懷暢飲，歡聲雷動，宴會從晚間六時一直持續到午夜十二時，大多數的客人都已酩酊大醉，而且夜已深沉，所以祇好在附近旅館訂了房間，一一安置他們過夜。

清晨起來，周天初還是醉眼惺忪的樣子，說是要回家再睡一忽兒，下午帶照相機出來，在西園茶樓會齊，上六和塔給他們照相去。隨後便送郁浩搭公共汽車回富陽，郁達夫與王映霞攜手在西子湖濱走了一會兒，遊人們看到一個醜陋枯槁的中年人，手牽手的與一個艷麗如花的女人邊說邊笑，都覺得兩人實在不相陪襯，於是不免多看了幾眼，兩人還以爲路人在側目而視呢！

這時郁達夫正患黃疸病，臉上黃中帶黑，眼睛也黃澄澄的煞是嚇人，正在給一個和尚診治，每天服藥一帖，病情不見起色，由於喜事連連，精神大爲興奮，才勉強支撐了下來，實際上他此刻仍然是一個病人啊！兩人踱到西湖邊上的留芳照相館照了幾張相片作爲紀念，旋即回去休息，郁達夫實在有點兒支持不住了。

午後下起雨來，六和塔當然也就甯去了，郁、王兩人在家休息了半天，翌日兩人單獨遊湖一日，專換遊人稀少的地方觀覽湖光山色，滿湖荷葉繁茂，一朵朵的蓓蕾已經迎風搖曳，間或有一兩朵已經綻開了嫣紅的笑靨；以前往遊西湖的時候，大抵總有人一道，惟獨這次是一對戀人；應該說是一對未婚的夫妻一同遊湖，兩人非常快樂，彷彿整個湖山都與他們溶合爲一了。

三天以後，王映霞仍去嘉興任教，郁達夫留在杭州養病，王映霞反而熱情似火的每個星期五

下完課後，便趕火車返回杭州與郁達夫相聚，然後到星期一早上，再風塵僕僕的趕回嘉興去授課。

由於郁達夫病體不宜勞累，王映霞祇是陪着他乘船遊覽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，或是乘汽車至山麓茅店飲酒，有一次上白雲庵月下老人祠中求籤，得到的籤文是：

永老無別離，萬古常團聚；
天下有情人，恩愛到白頭。

籤文意義很好，郁、王兩人都非常高興，然而前途茫然，一事無成，不覺盈盈欲泣，愁若相對，開始嚐到了愛情的苦澀滋味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王映霞說是學校裏的同事都爲他們的文定之喜送了禮物，眼看就要放暑假了，總要找個時間請請人家啊！於是郁達夫趕回上海之便，中途在嘉興下車，在城內慶豐樓宴請二附小的老師們，大家同聲向他們祝福，吃到兩點多鐘方才散去，郁、王趕上杭州開來的火車，晚上到了上海，投宿在四馬路的振華旅館。

郁達夫的日記裏記載着：「我和映霞一夜不睡，談到天明。」第二天的日記裏又記載着：「因昨晚事，映霞今天疲倦之至。……晚上仍和映霞同床宿。」看來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關係，已經由擁抱、親吻，更進了一層，似乎已經達到靈肉契合的地步了，日記中的那些「……」就是最大的證明，反正他們已經訂了婚，男女雙方愛如何便如何，誰也管不着啊！

如果說誰也管不着，那倒也不見得，有一個人就鐵定的管得着，那個人就是孫荃。本來在郁

、王相戀以來，遠在北平的孫荃母子，一直就是橫梗在他們中間的最大難題，如今婚也訂了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兩人已經搞在一塊了，然而孫荃仍然是名正言順的郁太太，在法律地位上，王映霞是毫無立足之地的，因此，聽說郁達夫要到北平去探視孫荃及出生後尚未見面的兒子時，王映霞整整哭了一夜，然而眼淚流乾了，事情仍然無法解決。

反正木已成舟，王映霞也無奈何，隔上幾天，伊人便從嘉興跑到上海來與郁達夫相會；北平的孫荃不時來信催促郁達夫北上團聚；長兄郁華也數度來信大罵郁達夫忘恩負義，郁達夫痛苦極了，百無聊賴之際，寫了一闕詞，調寄「揚州慢」

「云：

客裏光陰，黃梅天氣，孤燈照斷深宵。

記春遊當日，儘湖上逍遙。

自車向離亭別後，冷吟閒醉，多少無聊！

況此際征帆待發，大海船招。

想思已苦，更然予，身世蕭條。

恨司馬家貧，江郎才盡，李廣難朝。

却喜君心堅潔，情深處，鈞我魂銷。

叫真真畫裏，商量使幅生綃。

這年夏天，北平天氣熾熱，孫荃脾氣也暴躁

了起來，來信的口氣也一反常態，加上了一些威脅的口吻，郁達夫先是作了激烈的反應，想要與

孫荃一刀兩斷，倘若事情不能圓滿解決，情願與王映霞雙雙蹈海而死；繼而又在日記中寫道：「無論如何荃君總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弱女子，她克盡婦道，棄之實在於心不忍，想來想去，我總要為她和映霞犧牲一切，能够面面俱到才好。」

就這樣郁達夫去了一趟北平，把孫荃和兒女接回富陽老家，雖然彼此鬧得很不愉快，但是舊式婦女三從四德的理念根深柢固，談到離婚，根本是「天方夜譚」中的事，鄉下人聽不懂也不來，郁達夫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只好瞞着王映霞照樣按月寄錢回去養家，事實上孫荃自始至終，仍然是郁達夫合法的妻子。

(未完待續)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、二、三册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却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瑣瑣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册合售貳佰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